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03

当代英语复合词形态与语义的研究

——以《韦氏在线词典》近40年新词中的复合词为例

施阿玲

(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000)

摘要:形态上当代英语复合词词性以名词为主,形式上主要是分写型,复合词内部词性构型极为丰富,参与构词的构词词素也较为多样;语义上当代英语复合词语义构建既有直线式的简单构建,也有非直线式的繁复构建。通过对复合词形态和语义的关注,可以更好地了解复合词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从而对于英语新词翻译、新词词典编纂以及英语词汇教学有所裨益与启发。

关键词:韦氏在线词典;复合词;形态;语义;启示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15-08

英语中的复合词在日常交流和使用中极为普遍,而复合法自古以来也是人们用来构造新词最为常用的方式之一。格鲁姆认为:“在已知最早的英语文献中,许多词由复合法构成,而且许多新复合词是在古英语时期形成的。”^{[1]111}时至今日,复合法仍是“当代英语中最有效的新词构造方法之一”^{[2]30}。Bauer、Jackson & Amvela、Stockwell & Minkova、汪榕培、陆国强、高永伟等学者就英语词汇学撰写了专著,涵盖了对英语复合词的讨论^[3-8]。然而,这些专著主要是围绕复合词的构型展开论述,对于语义建构方面的讨论较少。复合词看似简单,但其构式多样,词语内部的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还有学者,如 Quirk et al、Bloomfield 和 Jespersen 围绕英语复合词的构型与内部句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9-11],另有学者,如 Levi、陈晚姑和 Preslav 对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开展了研究^[12-14],但都忽视了复合词在语义构建过程中概念整合的动态性。

本文从形态和语义两方面同时描摹英语复合词,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当代英语中的复合词在形态上呈现何种状态?如何通过概念整合理论构建英语复合词的语义?本文以《韦氏在线词典》(以下简称《韦氏》)近40年收录的新词为研

究基础,聚焦其中的838个复合词,分析复合词的词形分类、词类和构词词素,总结其形态方面的特征,同时借助概念整合理论阐释复合词内在的语义构建,致力于总结当代英语复合词的构词特征和发展规律,希冀本研究对于英语新词翻译、英语新词词典编纂和英语词汇教学有所启示。

一、复合词的定义

国内外众多学者都曾对复合词下过定义。Marchand 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成一个形态单位时,我们称之为复合词”^{[15]11}。陆国强指出:“合词法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构成新词的方法。”^{[7]34}此处的合词法即为复合法。陈建生和马雯认为:“在英语中,我们把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由词素组合在一起的新词称为复合词。”^[16]Camelia 认为:“复合法是通过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干或词根来创造新词的过程。”^{[17]39}高永伟认为:“复合法是把两个或以上的词(或构词词素)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构成新词的方法。”^{[8]26}。《韦氏》对复合词(compound)提供了两个相关释义,分别是“由词构成的词”和“由词和词、词缀或者构词词素构成的词”^①。

《韦氏》与上述学者的定义最大的不同之处

收稿日期:2023-09-12

基金项目:全国科技名词委科研项目“双语词典中学术术语的处理研究”(WT2021032)

作者简介:施阿玲(1993—),女,安徽宣城人,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compound.

在于提到了词缀,但在形态学中,将通过增加词缀的方式得到的词称为派生词而非复合词。此外,各位学者对于复合词定义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是否把构词词素作为构成复合词的元素。鉴于如今构词词素频繁参与新词构建,本文拟用高永伟对复合词的解释。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复合词是指通过复合法这种构词方式而来的词,不包括词汇本身虽然是复合词,但是通过专名、旧词获取新义或是借词等其他非复合法方式构成而来的词。例如,Debbie Downer 用来指代“消极或悲观的人”,虽然这个词本身是复合词,但该词直接借用人名 Debbie Downer,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新义,并不是通过复合法而来的;又如 Jumada al-Thani 是指“伊斯兰历法的第六个月”,同样是复合词,但该词是直接来自阿拉伯语 jumādā al-thāni 借用而来。此类复合词均不在本文所探讨的范围内。

二、复合词的形态分析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新事物新概念频出,当下的词汇不足以明确表达相关内容,人们便借助已有词汇,在思维映射的基础上进行概念组合形成复合词,从而来描述新事物的概念与特征。复合词通常只涉及对现有词汇的叠加,其中词形不发生变化,因此,复合法作为一种构词法能产性很高。Ayto 认为:“英语新词到目前为止,最常用的构建方式是组合现有的成分。”^[18] 通过统计《韦氏》最近 40 年新收录的新词数据,发现共收录 1557 个新词,其中复合词共 838 个,占比 53.821%,超过新词量的半数有余。下面从复合词的词形、词性和构词词素角度对复合词的形态进行分析。

(一)复合词的词形

复合词的词形可以从拼写和结构两个角度来划分。江希和将复合词分为三类,即分列复合词、固定复合词、带连字符的复合词^[19]。陆国强将复合词分为七类,即分写、合写、带连字符、两个成分之间用一个元音连接、由两个以上的成分组成、中间用介词连接和两个成分之间用“s”连接^{[7]65}。这两位学者都是从拼写角度划分复合词。而从结构上来划分复合词,则存在二字复合词和多字复合词。《韦氏》近 40 年所收录新词中的复合词有分写型、合写型、带连字符型、特殊型四种,各类型的数量和占比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复合词的拼写词形

类型	个数	占比(%)	词例
分写型	548	65.394	delta variant, ghost kitchen
合写型	178	21.241	Hashtag, humblebrag
带连字符型	111	13.246	zero-day, open-source
特殊型	1	0.119	Black Lives Matter

在统计的复合词中,分写型复合词共有 548 个,占比最高,超过总数的一半。分写型复合词总共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普通单词之间分写组合构成的复合词,如 omicron variant(奥密克戎变体),此类型占多数;其二是虽然复合词是分写型,但是其中也带有连字符,如 post-COVID syndrome(新冠后遗症),这种类型的复合词通常是前面带有连字符的形容词做前置定语修饰后面的核心词;其三是一般性词汇和字母、数字、缩略词在一起组合构成的复合词,如 3D printing(3D 打印)和 type 1 diabetes(1 型糖尿病),此类型较少。在统计的复合词中,合写型复合词共有 178 个,仅次于分写型复合词的数量,占比 21.241%。合写型复合词的表现形式总共有三种。其一是复合词直接由两个一般性单词组合而来,如 deepfake(深度伪造),此类型占主要形式;其二是一般性词汇和构词词素组合构成复合词,如 zeptosecond(仄秒,时间单位,zepto- + second);其三是由两个构词词素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复合词,如 demonym(区域居民称谓词,demo- + -onym)。在统计的复合词中,连字符型的复合词共有 111 个,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一般性名词借助连字符组合形成复合词,如 open-source(开放源代码的),占多数;其二是构词词素和一般性名词通过连字符构成的复合词,如 e-reader(电子阅读器);其三是一般性名词和字母、缩略词构成的复合词,如 V-chip(频道锁码,V 芯片)和 HIV-1(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此类形式的复合词较少。此外,有一个复合词比较特殊,即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该词是在 2012 年乔治·齐默曼因枪杀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马丁被判无罪后,由黑人社区组织者帕特里丝·汗-卡洛斯、艾丽西娅·加尔扎和奥珀尔·托梅蒂创造的,旨在宣告黑人的生命和白人的生命一样有价值。《韦氏》直接将 Black Lives Matter 这句话作为名词收录。

从构词角度来分析,《韦氏》中复合词主要是以二字复合词为主,共 700 个,三字复合词 116 个,四字复合词 20 个,五字复合词仅 2 个,分别如

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 eastern rat snake(东方虎蛇),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以及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三字或三字以上复合词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复合词中的组成成分通常会有 of, on, to 之类的介词以及连接词 and, 如: stick and poke(刺针文身)和 terms of service(服务条款);其次,多字复合词通常会采用多个连字符进行连接,如 in-your-face(赤裸裸的,富刺激性的);最后,部分多字复合词可以通过首字母缩略的形式出现,如 Universal Serial Bus(通用串行总线,可以缩略为 USB)。

(二) 复合词的词性

Bauer 按照构成后复合词的词性将复合词分为复合名词、复合形容词和复合动词^{[20]25}。但有学者通过复合词中的组成成分的词性来归纳复合词分类。Jackson & Amvela 将复合词的词性归纳为 13 种,包括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副词+名词等^{[4]93}。王文斌认为复合词的构型包括 15 种,如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副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介词+介词等^{[21]313-314}。上述分类基本都是基于二字复合词的归纳。本文先就构成后的复合词词性进行讨论,其次再讨论其内部组成部分的构型。《韦氏》新收录的复合词中有复合名词、复合动词、复合形容词、复合副词以及复合感叹词,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词性的复合词数量与词例

词类	个数	词例
复合名词	755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red flag law
复合形容词	50	zero-day; neurodiverse
复合动词	34	hate-watch; butt-dial
复合副词	1	24-7
复合感叹词	1	cool beans

在《韦氏》近 40 年收录的新词中,复合名词的数量最多。上述学者主要是基于二字复合词讨论复合词内部词的词性构成,《韦氏》中也收录有三字及以上的复合词,因此潜在构型更加丰富。通过统计,复合名词内部的构型总共有 30 种,但主要是如表 3 所示的 7 种类型。在复合名词中,主要是以二字复合词的名词+名词形式为主,共 322 个,其中再以分写型复合词为主,共 245 个,占比 76.087%。其次,复合名词中以形容词+名词构型的二字复合词数量次之,共 135 个,其中分写型复合词 117 个,占比 86.667%。在形容词+

名词构型中,前面的形容词通常作为前置定语修饰后面的名词,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不如名词+名词构型复合名词中名词之间的关系紧密,这也就导致了分写型复合词占比更大的结果。第三种较多的复合名词构型是形容词+名词+名词,其中只有 1 个词含有连字符,为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第四种构型形容词+形容词+名词和第五种构型名词+名词+名词数量接近,是因为在这两种构型中,形容词和名词作用相同,第一个词无论是形容词还是名词,其作用主要是修饰最后一个词。第六种和第七种构型分别是名词+动词和动词+名词,通常是由动词短语变换而来,如 paintball(彩弹游戏);这两种构型还有可能是主谓或是动宾顺序组合形成的复合名词,如 elbow bump(撞肘问候)。复合名词除了表格中的构型,还存在形容词+形容词、名词+连接词+名词、形容词+名词+介词+名词等其他构型。此外,还存在数字、字母和缩略词参与构成复合词的情况。

表 3 复合名词的构型

构型	个数	词例
名词+名词	322	ghost gun
形容词+名词	135	additive manufacturing
形容词+名词+名词	38	somatic symptom disorder
形容词+形容词+名词	26	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
名词+名词+名词	25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名词+动词	20	brain dump
动词+名词	17	go bag

除了复合名词之外,复合形容词的数量次之,但是总数较复合名词而言锐减。虽然复合形容词仅有 50 个,但其词内构型共有 18 种,相对较为丰富,其中主要构型如表 4 所示。在复合形容词中,以形容词+名词的构型为主,共 12 个,其中 10 个是连字符型,分写型和合写型仅各 1 个,分别为 new jack(新杰克摇摆风格的)和 cleantech(使用清洁技术的)。在第二种名词+形容词构型中,有 5 个连字符型,3 个合写型,而无任何分写型的复合形容词。除了表格中 4 种构型,复合形容词的构型还有形容词+形容词、名词+连接词+名词和介词+冠词+名词等。

表 4 复合形容词的构型

构型	个数	词例
形容词+名词	12	open-source
名词+形容词	8	gender-fluid
动词+介词	4	pull-down
名词+名词	3	zero-day

在《韦氏》中,复合动词的数量不及复合名词和复合形容词,因此其构型的丰富度也不及这两者,总共有 11 种构型,其主要的 4 种构型如表 5 所示。构型最多的为动词+介词型复合动词,多数为分写型,其中只有 click-through(点击)带有连字符,无合写型。其次是名词+动词构型的复合动词,主要是通过主谓顺序构成复合词,如 spell-check(拼写检查),包括分写型、连字符型和合写型三类。此外,复合动词还有副词+动词、动词+动词等构型。

表 5 复合动词的构型

构型	个数	词例
动词+介词	10	click-through
名词+动词	9	photobomb
形容词+名词	4	rightsize
介词+动词	3	overshare

《韦氏》近 40 年的新词中,仅有 1 个复合感叹词和 1 个复合副词,分别是 cool beans(极好)和 24-7(一周七天,每日二十四小时)。cool beans 的用法类似 cool,主要是用于感叹,表示同意或允许。24-7 则是通过两组数字组合在一起的复合词,用阿拉伯数字表达 for twenty-four hours seven days a week。

(三)复合词的构词词素

构词词素作为构词成分,在词型上与词缀相似,可以和一般性词语或者是构词词素组合形成新的词语。柯林斯在线词典对构词词素(combining form)^①的描述是:“构词词素是指只有在与另一个词连接时才使用或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比如 four-legged 和 fivefold 中的-legged 和-fold 都是构词词素。”在《韦氏》中,共有 90 个词是通过与构词词素组合构成复合词的,共有 38 种构词词素,如表 6 所示。

表 6 构词词素

构词词素	词例
Anglo-、aqua-、auto-、cross-、crypto-、cyber-、demo-、-onym、e-、eco-、endo-、exo-、geo-、hal-、hetero-、homeo-、mal-、mega-、micro-、mini-、multi-、nano-、narco-、neo-、neuro-、paleo-、-penia、peta-、phyto-、-plasm、poly-、super-、tera-、tri-、yocto-、yotta-、zepto-、zetta-	phytonutrient nanotube zeptosecond halotherapy autofill

从来源上分析构词词素,多数来自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等,如 Anglo-(英语的)、crypto-(秘密的)、demo-(人民)等,这些成分通常也会被称为“新古典成分(neoclassical elements)”。还有些词

素是来自现有词汇或者是现有词汇的截短词,如 aqua-(水)、cross-(跨越)、nano-(纳米)等。《韦氏》中绝大多数包含构词词素的复合词都是构词词素和普通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的复合词,共 89 个;只有一个词是由两个构词词素组合构成的,即 demonym(区域居民称谓词,demo- + -onym)。构词词素具有极强的构词能力,比如《韦氏》新词中通过和 cyber-(网络的)构成的复合词达 14 个,有 cyberbullying(网络霸凌)和 cyberpunk(赛博朋克)等。构词词素极大地助推了新词的产生。

三、复合词的语义分析

(一)概念整合理论概述

认知语言学家 Fauconnier 和 Turner 在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隐喻的基础上提出概念整合理论,其在学界也被称作为概念融合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概念整合理论是用于探索语言、形式和意义”的一个理论框架^[22]。概念整合理论认为,语义的构建并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成,而是基于个体的认知语境和相关的的生活经验对概念进行解读,是一个动态心理认知活动的过程。“概念整合的本质是关系的整合,因为信息输入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连通靠的是关系”^[23]。概念整合网络有四个基本组成空间: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s)、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如图 1 所示。两个输入空间充当着概念整合理论中的源域和靶域,提供特定的想法内容;类属空间则反映出输入空间中存在的共享抽象结构和组织;合成空间不仅包含了来自类属空间的结构,同时也包含选择性映射到该空间的某些元素,这些元素通常来自输入空间。所有这些映射都在合成空间发生混合,从而产生包含新元素的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这个结构是靠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形成。在概念整合过程中,两个输入空间有选择性地将各种元素投射到类属空间,再借助人对于背景知识的认知等相关模式,再次投射到合成空间中进行合成。若需要表达更加复杂的概念,则需要多个输入空间和多个合成空间。

^①<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combining-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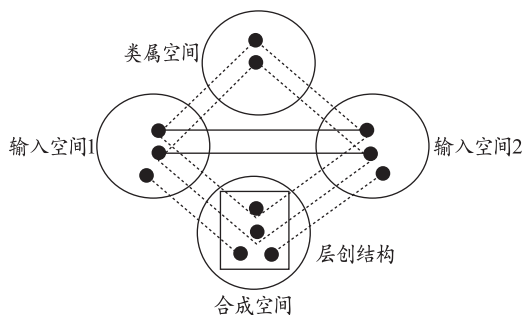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整合过程

基于概念整合网络的合成方式和框架结构,概念整合理论中划分了四种概念整合网络类型:简单型网络空间 (simplex network)、镜像型网络空间 (mirror network)、单域型网络空间 (single-scope network) 和双域型网络空间 (double-scope network)。简单型网络空间是指其中一个输入空间包含特定的框架和角色,而另一个输入空间则包含特定的元素,两个空间进行跨空间映射,由此元素和角色配对。镜像型网络空间是指存在一个单独的组织框架构造所有空间,这些组织框架未必完全相同,但是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单域型网络空间是指两个输入空间各自拥有不同的框架结构,但是只有一个输入空间的框架结构投射到合成空间,形成新的框架结构。双域型网络空间是指两个输入空间拥有不同的框架结构,同时两个空间的部分结构框架投射到合成空间,合成空间中重新整合各自空间的部分框架形成新的框架结构。概念整合理论可用于解释词内语义的构建过程,此前杨彬、刘北方和何芹等学者同样采取此理论研究英语词汇的意义构建^[24-26]。

(二) 不同整合网络复合词的语义分析

传统语言学认为复合词的语义是组合成分的语义之和,而 Fauconnier 和 Turner 则认为:“可以将词汇本身视作一种结构,词汇的意义是由相互连接的框架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27]复合词当中一些词汇的语义构建是直线式的,如疫情之下,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产生了 delta variant 和 omicron variant,读者可以直接看出这两个词汇分别表示“德尔塔变种病毒”和“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但有一些复合词的词义相对比较复杂,读者无法从字面获取词汇的准确意义,如 dark kitchen 并不是直线式地指代“黑暗厨房”,而是表示“专门只做外送的餐厅”。这类词并不是将复合词的各个组成成分的语义相加,而是在各自的原本特征之上,发生了新的语义构建和概念整合。在

《韦氏》近 40 年收录的新词中,复合词主要表现出以下四类整合网络。

第一种是简单型整合网络的复合词。在简单型整合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之间的元素和框架可以直接形成映射空间。gig economy 是一种经济模式,通常是指“雇佣临时工或自由职业者参与临时工作的一种经济活动”。gig 激活输入空间 1,提供元素“劳动者参与”和“工作”;economy 激活输入空间 2,提供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和转换价值”的框架。输入空间 1 和输入空间 2 进行跨空间映射,并且在类属空间投到相似主体“人”上面,由此两个空间的元素和框架建立关系。再与社会背景和认知模型结合,通过完善,合成空间被激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今人们往往更频繁地更换工作,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性相对较高。因此,economy 所提供的框架投射到合成空间,gig 所提供的元素便填充 economy 的主体。层创空间在人们结合社会背景下形成,最后在合成空间显现,如图 2 所示。零工经济 (gig economy) 区别于传统“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工作时间较自由、灵活度高,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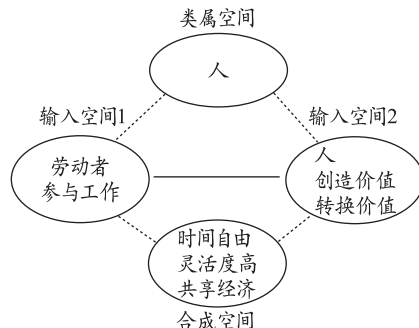


图2 gig economy 概念整合过程

第二种是镜像型整合网络的复合词。在镜像型网络中,输入空间 1 和输入空间 2 通常会提供相同的框架。cap and trade 是指“总量管制与交易计划”,包含两个核心语素 cap 和 trade,在语用上属于同一级别。cap 和 trade 分别激活输入空间 1 和输入空间 2,前者提供元素“总量管制”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者”,后者提供元素“交易计划”和“制造温室气体的排放者”。两个空间进行连接,“总量管制”和“交易计划”相互匹配,“制造温室气体的排放者”与“制造温室气体的排放者”相互匹配。随后投射到类属空间中相似“主体”和“行为”上。在合成空间形成概念“总量管制与交易计划”,通过要求制造温室气体排放者购买相

关的碳排放许可证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整个过程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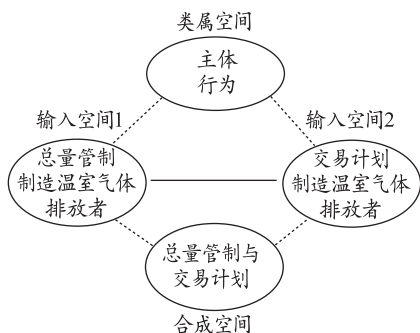


图3 cap and trade 概念整合过程

第三种是单域型整合网络的复合词。在单域型整合网络中,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中的元素有一个作为核心成分,另外一个元素则修饰核心元素,从而赋予核心元素某种特有的属性。ghost kitchen是指“只做外卖的餐馆”。ghost激活输入空间1,以隐喻的方式,提供元素“影子,替代品”;kitchen激活输入空间2,提供框架“厨房,灶间”。表面看起来两个输入空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建立关系。在合成空间中,人们借助想象力和已有的经验形成一个层创空间:虽然拥有厨房,却并无实体店面供客人堂食,但可以提供外送食物的服务。最后,经过扩展形成“外卖餐厅”,整个过程如图4。在单域型整合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中的一个空间给合成空间提供框架,这个空间的元素可以作为目标语来理解,而另一个空间的元素作为源语,只提供相关目标语的细节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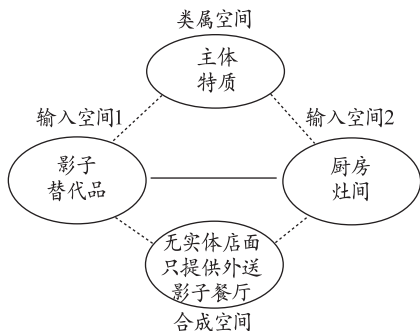


图4 ghost kitchen 概念整合过程

第四种是双域型整合网络的复合词。在双域型整合网络中,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分别提供不同的框架,并且有选择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当中,形成新的层创结构。muffin top是指“女性穿低腰紧身裤时露出的腰部赘肉”,或称“小肚腩”。muffin激活输入空间1,提供元素“杯状小松糕,上下是平面”;top激活输入空间2,提供元素“上面,多出的部分”。通过跨空间映射,以隐

喻的方式建立关系;之后在合成空间结合各自元素的特征,以“人”为主体,形成框架。通过类比,把“松糕”比作“人”,将“松糕上多出的部分”比作“腹部多出的肉”,由此用muffin top借代“小肚腩”,整个过程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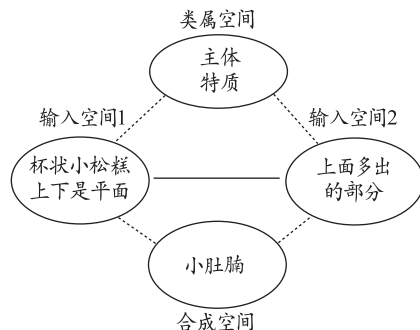


图5 muffin top 概念整合过程

概念整合理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语言的新角度,输入空间提供各类元素,人们结合自己的社会经验和文化背景,乃至想象力,从而建构语言内部的语义关系。因此,借助概念整合理论,可以不断加深对于各种类型的复合词的内部语义构建的理解。

四、启示

(一)对英语新词翻译的启示

在英语中,除了极少数从汉语中借用的词汇,大多数新词汇在汉语中没有直接的对应词汇。因此,对于翻译者来说,创造出既符合汉语构词规则又容易为汉语读者所理解的新词是一项具有挑战的任务。实际上,英语新词汇的翻译过程本质上也是创造汉语新词汇的过程。英语中的新词汇通常用来表达新出现的事物和概念,这些词汇采用隐喻和转喻等修辞手法构建,具有概括性和形象性的特点。译者需要一定的创造力,以反映原词汇中所描述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的特点。东西方虽然存在文化的差异,但不同的文化存在共通性,使得世界各处的人们共享相似的概念认知能力和思维模式。“翻译过程亦是如此,翻译的实质在于‘相通’。”^[28]译者在构建新词的整合网络概念模型时,应努力保持原词汇的形象和构词成分之间的关联,以便准确反映英语的语言演变和文化特性;同时在不违反汉语构词规则的前提下为英语新词汇提供合适的译名。

(二)对新词词典编纂的启示

“作为记载语言文字的工具,词典应尽可能地通过客观实录的方式体现词汇的现状和发展。”^[29]首先,通过分析新词的词性分布和形态构

成,编纂者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确定哪些新词在词典中应该得到更多关注。这种考虑词性分布的方法有助于优化词典文本的内容,使其更贴切地反映新词在语言中的重要性和出现频率。对新词中的形式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如分写型的使用,也有助于词典编纂者提供更准确的语言信息,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新词的构成方式。其次,词典编纂面临着如何准确描述新词的语义复杂性这一挑战。复合词的语义构建通常不仅仅是简单的组成成分相加,而可能包含不同的语义网络形式。因此,编纂者可以借助概念整合理论,更好地解释和呈现复合词的语义结构,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新词的含义。这种方法使词典文本更具深度和丰富性,并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语言信息。在新词词典的编纂中,需要平衡不同类型词汇的比例,以便涵盖广泛的语言现象。

(三)对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

“没有人能说词典的增长速度有多快,因为没有词典编纂者能跟上它的步伐。”^[30]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要与时代同步,必须学会掌握那些及时反映新事物和新现象的新词汇。教师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适度的新词汇补充和解释,帮助学生接触最新的语言材料,从而增强他们对英语词汇演变的感性认识。“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这个民族长期认知体验的结果。学习一种外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学习另一个民族的认知经验。”^{[31]165}通过学习英语新词汇,学生不仅可以了解英语世界流行文化的风采,还能够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在解释词义时,教师可以提示学生词汇义项之间的隐喻关系,帮助他们理解词汇意义的认知理据。这有助于学生根据已学过的义项,按照认知规律,推导出上下文中词汇的确切含义。了解词汇意义构建的认知规律后,学生不再通过死记硬背记忆单词,而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想象以及跨类推理等方式学习英语词汇。

此外,词汇的意义并非静止不变的,词义范畴的边界也是有弹性的。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应激发学生的联想能力,拓展他们的社会文化脚本,以增强他们在英语表达中使用词汇时的创造性和灵活性。这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将使学生能更好地应对不断演变的语言环境。

本文从形态和语义两个方面分析了《韦氏》近40年收录新词中的复合词。通过采取统计的

方式,发现《韦氏》中的复合词以名词为主,形式上以分写型为主。复合名词和复合形容词虽然两者数量差异较大,但词内构型极为丰富。同时,参与构成的复合词构词词素种类繁多。从语义上来看,并非所有复合词的语义都是用直线式的方式把组成成分的词义相加。借助概念整合理论,复合词中包含简单型、镜像型、单域型和双域型网络形式,语义构建过程有简单亦有繁复。英语复合词在整个词汇中占比较高,通过对复合词形态和语义的关注,可以更好地了解复合词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从而对英语新词翻译、新词词典编纂以及英语词汇教学有所裨益与启发。

参考文献:

- [1] Groom B.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Words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53.
- [2] Jackson H.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M]. London: Longman, 1988.
- [3] Bauer L. English Word-form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4] Jackson H, Amvela E Z. Words, Meaning and Vocabular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Lexicology [M]. London: Cassell, 2000.
- [5] Stockwell R, Minkova D. English Word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 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7] 陆国强. 现代英语词汇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8] 高永伟. 当代英语构词法研究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
- [9]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85.
- [10] Bloomfield L.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 [11] Jespersen O.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M]. Beijing: World Book, 2014.
- [12] Levi J 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Nominals [M]. New York: Academic, 1978.
- [13] 陈晚姑. 英汉复合词的语义及认知模式对比研究 [J]. 外语学刊, 2008(2).
- [14] Preslav 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un Compounds: Syntax, Semantics and Entailment [J]. Natural Language Engineering, 2013(3).
- [15] Marchand H. The categories and types of present-day English word-formation (Second edition) [M]. Munich:

Verlag C. H. Beck, 1969.

[16] 陈建生, 马雯. 英语复合词语义构式的可分析性探索[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1).

[17] Camelia B. English words: structure, origin and meaning[M]. New York: Addleton Academic Publishers, 2017.

[18] Ayto J. Twentieth Century Words [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江希和. 现代英语中复合词形式的分、合、连问题[J]. 现代外语, 1984(4).

[20] Bauer L. A Glossary of Morphology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 王文斌. 英语词法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22] Fauconnier G, Turner M. Conceptual blending, form and meaning[J]. Recherches en communication. 2003.

[23] 马荣.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本原理探讨[J]. 广西社会科学, 2011(1).

[24] 杨彬. 心智的门铃[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8.

[25] 刘北方. 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英语新词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4.

[26] 何芹. 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英语新词的意义构建研究[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19.

[27] Fauconnier G, Turner 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J]. Cognitive Science, 1998(2).

[28] 吴淑琼, 杨永霞. 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基于《红楼梦》中量度反义复合词的英译[J]. 外语研究, 2021(3).

[29] 高永伟. 文化的传承 语言的记载——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J]. 辞书研究, 2017(4).

[30] Algeo J. Where Do All the New Words Come From? [J]. American Speech, 1980(4).

[31] 谢之君. 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Morphological and Semantic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Compound Words: A Case Study of Compound Words in Neologisms from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HI A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Morphologically, contemporary English compound words mainly function as nouns and are often hyphenated. Internally, these compound words exhibit a rich diversity in word formation, involving a wide array of combining forms in their construction. Semantically, the meanings of compound words can be constructed through both linear, straightforward methods and non-linear, complex ones. By focusing on the morphology and semantic meanings of compound word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trai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will then be beneficial and enlightening to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neologisms, compilation of neologism dictionaries, and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Key words: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compound word; morphology; semantic meaning;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合 壹; 实习编辑 王甜甜)